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歴代帝王宅京記卷一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章玉植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一

歷代帝王宅京記　　地理類三 都會郡縣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歷代帝王宅京記二十卷

國朝顧炎武撰所録皆歷代建都之制上起伏義下訖於元仿雍録長安志體例備載其城郭宮室都邑寺觀及建置年月事蹟前為總論二卷後十八卷則各按時代詳載始末徵

引賅洽考据亦頗精審葢地理之學炎武素所擅長也此書寫本不一浙江所採進者僅總序二卷而較之此本則多唐代宗時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畿上幸陜州一條元順帝至元二十五年改南京路為汴京路北京路為武平路西京路為大同路東京路為遼陽路一條葢舊無刋板輾轉傳鈔訛缺異同所不能免此為湖北採進本首尾悉備較為

完足故据其卷第著之於録焉乾隆四十五
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歴代帝王宅京記卷一

崑山顧炎武撰

總序上

伏羲氏都於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太昊陵

春秋傳曰陳太昊之虚也

神農氏初都陳後居曲阜司馬貞三皇本紀注曰據今淮陽有神農井又左傳魯有大庭氏之庫是也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

水經注曰陳城故陳國也伏羲神農並都之城東北三十里許猶有羲城實中

黄帝居軒轅之丘山海經曰在窮山之際西射之南邑於涿鹿之阿今直隷保安州遷徙來往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

漢郡國志上谷郡涿鹿縣引帝王世紀曰黄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黄帝祠

水經注曰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晉太康地理記

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城無南面魏土地記稱涿鹿城東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則流注東北入涿水

少昊自窮桑登帝位在魯城北居曲阜今曲阜縣有少昊陵

春秋傳曰封伯禽於少皡之虛注少皡虛曲阜也在魯城內　劉楨魯都賦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兹焉

顓頊都帝丘今山東東昌府濮州

春秋傳曰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註衛今山東郡濮陽縣昔

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　皇覽曰顓頊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

帝嚳都亳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

水經注曰亳本帝嚳之虛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

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

五子之歌曰維彼陶唐有此冀方孔安國傳冀州堯所都

春秋傳曰吳公子札觀樂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平陽侯國有鐵堯都此應劭曰在平河之陽

舜都蒲坂今山西平陽府蒲州　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嬀州城是也

禹都安邑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　郡國志夏縣東北十五里安邑故城禹所都也　皇甫謐曰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

服虔曰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

湯居亳

書序曰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曰傳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金履祥曰唐虞以上無王稱且契非嚳子不宜謂嚳先王也先王者必指元王此商王追稱之辭也

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郡偃師殷湯所都皇覽曰偃師有湯亭有湯祠

書立政三亳皇甫謐曰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詩元鳥正義曰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注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皇甫謐曰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孟子湯居亳與葛為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為之耕

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為之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在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謚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亳為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為殷湯所都是舊說為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謚之所言三亳其地皆非有阪故立政註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皐南軒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為分亳民於三處非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為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

音義曰臣瓚桀湯居亳今濟陽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為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為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

括地志曰宋州穀熟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地即湯都北五十里蒙城為景亳湯所盟也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即帝嚳湯所都盤庚所遷亳邑故城在偃師縣西十四里

仲丁遷於囂音敖史記作隞　書正義曰李顒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　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西南殷時敖地也　周時名

北制在敖山之陽後屬韓為滎陽縣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滎澤縣

河亶甲居相書傳曰在河北　括地志曰故殷城在相州内黄縣東南　史記項羽與章邯期洹水南殷虚上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

祖乙圮於耿書傳曰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毁曰圮水經注曰汾水又西逕耿鄉城北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為河所毁故書序曰祖乙圮于耿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皮氏有耿鄉　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河津縣史記作邢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

盤庚遷於殷

史記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水經注曰陽渠又東逕亳殷南昔盤庚所遷改商曰殷始此　書五方括地志曰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遷也釋文馬氏曰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

武乙徙朝歌今河南衛輝府汲縣

史記曰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

又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漢書地理志曰河内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為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民謂之三監

後漢郡國志曰朝歌紂所都居南有牧野北有邶國

水經注曰朝歌城本沬邑詩云爰采唐矣沬之鄉矣殷王武乙始遷居之為殷都也有糟丘酒池城内有鹿臺紂自投於火處竹書紀年曰武王親禽帝受於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

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内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
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
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
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
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
謂之鄘東謂之衛

周太王遷於岐山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

史記曰后稷封於邰徐廣曰今斄鄉在扶風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斄城一名武功

古邰 公劉居邠正義曰括地志云豳州新平縣古豳國公劉所邑之地 古公遷岐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

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文王居豐括地志云周豐宮在雍州鄠縣東三十五里 今陝西西安府鄠縣

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

武王宅鎬括地志曰鎬在雍州西南二十五里 顔師古曰今昆明池北鎬陂是 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西南 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

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水經注曰

渭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是地基構淪褫今無可究

既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河南府洛陽縣

史記曰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汝惟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索隱曰言殷家不大光昭亦不即賓滅以至於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

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索隠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索隠曰杜預云三塗在陸渾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邑顧詹有河粤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

成王使名公相宅

名誥曰惟二月既望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

得卜則經營傳曰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傳曰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正義曰漢河南縣治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洛誥曰周公曰予維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

水西惟洛食傳曰我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傳曰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伻來以圖及獻卜傳曰遣使以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又曰戊辰王在新邑傳曰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周公後

春秋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京相璠曰郟山名鄏邑名

史記曰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雒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雒邑

平王東遷居雒邑

史記曰平王立東遷於雒邑辟戎寇

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

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雒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

括地志曰故王城本郟鄏周公新築在洛州河陽縣

北九里苑内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詳見卷三

秦孝公都咸陽在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二十里

史記曰秦之先中潏保西垂非子居犬丘正義曰扶風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時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封邑於秦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莊公復居犬丘文公元年居西垂宫四年居汧渭之會寧公徙居平陽徐廣曰郿之平陽亭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四十六里秦寧公徙都之處德公居雍正義曰括地志云岐州雍縣南七里故雍城獻公居

櫟陽徐廣曰今萬年是也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咸陽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咸陽縣即孝公徙都之處築冀闕徙都之秦凡八徙

漢高帝初王關中今陝西漢中府南鄭縣

二年冬十一月都櫟陽今陝西西安府臨潼縣東北櫟陽鎮

五年春二月甲午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乃西幸洛陽因戍卒婁敬之說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史記劉敬傳曰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

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拄之也云杖馬策者以示無所携持也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

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莫不賔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絶傷夷

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未能全勝也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搤與扼同謂促持之也亢下郎反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

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_{東萊大事}記曰婁敬所引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乃戰國陋儒之說於周秦形勢初未嘗考也豐鎬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東遷始以封秦耳敬所言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秦漢間人多不學但據目見言之東遷以前全盛之周則識之者鮮矣

留侯世家曰劉敬說高帝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皆勸上都洛陽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背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留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

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京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説是也於是髙帝即日駕西都關中

七年春二月自櫟陽西都長安地理志云長安縣髙祖五年置長安本鄉名盧綰封長安侯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西故城是也

史記高祖本紀曰上擊韓王信還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宫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師古曰未央宫雖南向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宫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宫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悦自櫟陽徙都長安

惠帝元年春正月城長安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

三十日罷

夏六月發諸侯列侯徒隷二萬人城長安

五年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萬五千人

城長安三十日罷秋九月長安城成此據漢書孝惠帝本紀文案史記呂后本紀曰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成就此云五年九月成小異索隱引漢宫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西面

漢書翼奉傳曰元帝時奉為中郎上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疎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宫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虚亡累年之蓄所由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宫館也未央宫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

曲臺漸臺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度大各反）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成周左據成臯右阻澠池前鄉（嚮同）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

百里者八九東厭壓同諸侯之權西遠於萬反羌胡之難陛下共恭同巳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如淳曰欲徙都乃可更制度也師古曰亶讀曰但居謂依舊都也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黄為菜色也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師古曰比頻也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執國政者豈可不

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言當防意外之變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張晏曰如因令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義也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釁祭致有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惟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

子興其意答曰問奉令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雒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惟陛下裁赦

王莽傳曰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府藏完聚獨未央宮燒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衆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饑餓相食死者

數十萬長安為虛同墟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

惟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

天下艾又同安

光武建武元年夏六月巳未即皇帝位於鄗南冬十月

癸丑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

後漢書杜篤傳曰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

宜改營洛邑迺上奏論都賦

杜篤論都賦曰皇帝以建武十八年廵於西嶽行至

長安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六王邸高車廐於長安脩理東都城門橋涇渭

王景傳曰先是杜篤奏上論遷都欲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章帝時有神雀鳳凰白馬等瑞乃作金人論頌雒邑之美天人之符

獻帝初平元年春二月丁亥遷都長安

後漢書楊彪傳曰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

難違避也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世矣按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雒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如糜粥之沸也石包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

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並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耶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還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小解罷卓使

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宫

後漢書董卓傳曰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宫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惟有高廟京兆廟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宫

蔡邕集有宗廟祝嘏曰嗣曾孫皇帝其敢昭告於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於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隳壊世

祖復帝祚遷都雒陽以服土中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鴻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衆以圖叛逆震動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二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日乙巳至於長安朸躬不慎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旦齋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鬛商祭明

視鄉合嘉蔬香萁醎鹾豊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尚

饗

又有九祝辭曰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爾嗣曽孫皇帝使爾受禄於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

興平二年秋七月車駕東歸

建安元年秋七月甲子車駕至雒陽

後漢書本紀曰車駕至雒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八

月辛丑幸南宫楊安殿是時宫室焼盡百官披荊棘依墻壁間州郡各擁彊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梠音呂埤蒼曰穭自生也或饑死牆壁間或為兵卒所殺

八月庚申遷都許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魏文帝黄初元年冬十二月初營雒陽宫戊午幸雒陽

二年春正月改長安譙今鳳陽府亳州許昌是年正月改縣為許昌縣鄴今河南彰徳府臨漳縣西二十里洛陽為五都

水經注曰魏因漢祚復都雒陽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所居長安為西京之遺跡鄴為王業之本基故號五都

魏畧曰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郯為中都之地令天下民聽内徙復五年

按是時三國鼎立季漢昭烈帝都成都今四川成都府

吳大帝都建業今南京應天府

晉武帝泰始元年冬十二月受魏禪都雒陽

惠帝永興元年冬十一月河間王顒使其將張方刼帝幸長安以征西府為宫

光熙元年夏六月帝還雒陽

懷帝永嘉五年夏六月劉曜王彌寇雒陽帝蒙塵於平陽

晉書本紀曰東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大將軍苟晞表遷都倉垣帝將從之諸大臣畏滔不

敢奉詔且宮中及黄門戀資財不欲出至是饑甚人相食百姓流亡者十八九帝詔羣臣㑹議將行而警衛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曽無車輿乃使司徒傅祗出詣河陰脩理舟楫為水行之備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為盜所掠不得進而還

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壬申即皇帝位於長安

四年秋八月劉曜寇長安冬十一月帝蒙塵於平陽

元帝太興元年春三月丙辰即皇帝位於建康愍帝建興元年

改建業

為建康

晉書王導傳曰蘇峻既平宗廟宫室並為灰燼温嶠議遷都豫章三吴之豪請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元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宏衛文大帛之風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虚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恐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静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

並不行

晉禪於宋

宋禪於齊

齊禪於梁

梁禪於陳五代皆都建康及陳後主而隋滅之

元魏始居匈奴之故地至力微追謚神元皇帝乃遷於定襄之

盛樂

五傳至猗盧追謚穆皇帝乃城盛樂以為北都修故平城

以為南都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溼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

四傳至賀傉（追謚惠皇帝）築城於東木根山徙都之

紇那（追謚煬皇帝）遷於大寧

翳槐（追謚烈皇帝）城新盛樂（在故城東南十里）

什翼犍（追謚昭成皇帝）移都於雲中之盛樂宮其孫珪始即皇帝位為太祖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一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崑山顧炎武撰

總序下

天興元年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宫室建宗廟立社稷

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徑術標道里

六年秋九月行幸南平城規度灅南面夏屋山背黄瓜

堆將建新邑

太宗泰常七年秋九月辛亥築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

高祖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爵經始雒京

十八年春正月乙亥幸洛陽西宫閏二月壬申帝還至平城癸酉臨朝堂部分遷留冬十一月巳丑車駕至洛陽

十九年秋八月金墉宫成九月車駕幸金墉宫庚午六

宮及文武遷於雒陽

魏書任城王澄傳曰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順天應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是伐叛不得云革命未可全為吉也高祖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

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耶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欲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宫便召澄未及升階遥謂曰向者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沮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

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實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能不驚擾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曰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

論革今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說曰若非任城朕事不得就也

李冲傳曰車駕南伐加冲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於雒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皆稽顙固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

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窮之美今若不南遷即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王公等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行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啟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

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壽高

祖即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為大舉因以脅定羣

情外為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内憚南

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雒陽

東陽王丕傳曰高祖欲遷都臨太極殿引見留守之

官大議乃詔丕等各陳其志燕州刺史穆羆進曰移

都大事如臣愚見謂為未可高祖曰卿便言不可之

理羆曰北有獫狁之寇南有荆揚未賔西有吐谷渾

之阻東有高句麗之難九區未定以此推之謂為不可征伐之舉要須戎馬如其無馬事不可克高祖言曰卿言無馬此理麤可馬出北方厩在此置卿何慮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遷於中原羆曰臣聞黄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者聖王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黄帝以天下未定都於涿鹿既定之後遷於河南尚書于杲曰臣誠不識古事如聞百姓之言先王建都於此無何欲移以為不可中原

數有篡奪自建邑平城以來與天地並固日月齊明

臣雖管見膚淺終不以恒代之地而擬伊洛之美但

安土重遷物之常性一旦南移懼不樂也丕曰陛下

去歲親御六軍討蕭氏至洛遣任城王澄宣旨勅臣

等議都洛初奉恩旨心情惶越凡欲遷當訊之卜筮

審吉否然後可髙祖曰往在鄴中司徒公誕咸陽王

禧尚書李冲等皆欲請龜卜吉凶朕謂誕等曰昔周

名卜宅伊洛乃識至兆今無若斯之人卜亦無益然

卜者所以決疑不疑何須卜也昔軒轅卜兆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謂為善遂隨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於龜矣朕既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遲速無常南移之民朕自多積倉儲不令其窘乏丕曰臣仰奉慈詔不勝喜舞高祖詔羣官曰昔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太祖道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雖虚寡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當奉先君令德

光迹洪規前懐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

仍守愚因帝皆辭而答之辭屈而退

孝武帝永熙三年秋七月丁未出奔長安已酉高歡入

洛冬十月丙寅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為帝丙子兆遷於

鄴

魏書孝静本紀曰是月壬申詔曰安安能遷自古之

明典所居靡定往昔之成規是以殷遷八城周卜三

地吉凶有數隆替無恒事由於變通理出於不得已

故也高祖孝文皇帝式觀乾象俯協人謀發自武州
來幸嵩縣魏雖舊國其命維新及正光之際國步孔
棘喪亂不已寇賊交侵俾吾生民無所措手今遠遵
古式深驗時事考龜襲吉遷宅漳滏庶克隆洪基再
昌寶歷主者明為條格及時發邁

自是分為東西魏

東魏禪於齊都鄴

西魏禪於周都長安

及周武帝滅齊宣帝大象元年以洛陽為東京

周禪於隋

隋文帝開皇二年夏六月丙申作新都於龍首山在漢故城東南十三里即今陝西西安府

隋書高祖本紀曰朕奉上元君臨萬國屬生人之敝處前代之宫常以為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改創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陳謀獻策咸云羲農以降至於姬劉有當代而屢遷無革命而不徙曹馬之後時

見因循乃末代之宴安非往聖之宏義此城從漢彫殘日久屢為戰場舊經喪亂今之宫室事近權宜又非謀筮從龜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衆所聚論變通之數稽幽顯之符同心固請辭情深切然則京師百官之府四海歸嚮非朕一人之所獨有苟利於物其可違乎且殷之五遷恐人盡死盤庚篇曰重我民無盡劉是則以吉凶之土制長短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雖則劬勞其究安宅今區宇寧一陰陽順序安安

以遷勿懷胥怨龍首山川源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公私府宅規模遠近營構資費隨事條奏乃詔左僕射高熲將作大匠劉龍鉅鹿公賀婁子幹太府少卿高龍義等創造新都

庾季才傳曰高祖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謀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醎鹵不甚宜人

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熲等

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李穆傳曰上素嫌臺城制度狹小又宮內多鬼妖蘇

威嘗勸遷都未決適太史奏狀及穆上表請改都邑

上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是則

可矣遂從之

冬十二月丙子名新都曰大興城

三年春三月丙辰遷於新都

煬帝大業元年春三月丁未營洛陽為東京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

九年春三年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

唐高祖受隋禪都長安

新唐書突厥傳曰突厥既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羣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為中國患未聞周漢

為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

高宗永徽五年冬十月和雇雍州四萬一千人築長安外郭三旬而畢

顯慶二年冬十二月丁卯以洛陽宫為東都

武后光宅元年秋九月甲寅改東都為神都

資治通鑑曰初隋煬帝作東都無外城僅有短垣而已武后長壽元年鳳閣侍郎李昭德始築之

長壽元年秋九月癸卯以并州為北都

通典曰武太后長壽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為北

都

中宗神龍元年春二月甲寅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

并州

元宗開元九年春正月丙辰以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

夏六月己卯罷中都舊唐書作秋七月戊申

通典時揚州功曹条軍麗正殿學士韓覃上疏曰臣

聞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起土功無聚大衆昔魯

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為後戒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人盛農之時愚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衆多費耗用度尚以為損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國之股肱郡也勁鋭强兵盡出於是其地隘狹今又置都使十萬之户將安投乎且陋東都而幸西都自西都而造中都取樂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國都之多不恤危亡之變悦在游幸之麗不顧兆庶之困

非所以深根固蔕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言息事陽德之殿趙主採續咸之諫止造鄴都之宫臣愚誠願陛下明詔罷中都則獲福無疆天下幸甚

六月三日詔停

十一年春正月辛卯以并州為太原府置北都

六典曰京兆河南太原為三都

十八年夏四月乙卯築西京外郭凡十月而功畢

肅宗至德二載冬十二月戊午朔以蜀郡為南京鳳翔

郡為西京西京為中京

上元元年秋九月甲午以荆州為江陵府置南都復以

南京為蜀郡

二年秋九月壬寅罷京兆河南太原鳳翔四京及江陵

南都之號

元年去年號稱元年其年四月改元寶應建卯月辛亥朔復以京兆府為

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

原府為北都

新唐書呂諲傳曰為荆州刺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建請荆州置南都詔可如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為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隷其道

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畿上幸陜州

舊唐書郭子儀傳曰自西蕃入寇車駕東幸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畿上幸陜州程元振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詔有日子儀聞之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

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强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則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倡義亦先入關唯能翦滅奸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宗高宗之盛中宗元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洛間

者羯胡構亂九服分離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之飾說近因吐蕃陵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鍊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陜服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咸

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宫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内不滿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嘷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人烟漸絶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間東有成皋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為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

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肯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虚恐稍食不充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君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爲狄所滅始廬於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恭儉節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鰌之直薄政弛力䘏隱追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

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期永永無極矣顧時邁順動回鑾上都再造邦家維新庶政奉宗廟以脩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十一月車駕自陜還宫元載傳曰扈駕自陜還上表請以河中府為東都秋杪行幸春首還京以避蕃戎侵軼之患帝初納之遣條奏以聞載遂抗表請建中都以關輔河東等十州户

稅入奉京師創置精兵五萬管在中都以威四方疏入不報

杜佑通典議曰關中寓内西偏天下勞於轉輸洛陽宫室正在土中周漢以還多為帝宅皇輿巡幸之處則是國都何必重難遷移密邇勍寇擇材留鎮以息人力自然無慮答曰古今既異形勢亦殊當周之興也既定鄗郟鄏而王在鎬京幽王之亂平王東徙始則晉鄭夾輔終乃齊晉主盟咸率諸侯共尊王室猶

有請隧之借中肩之師東漢再興巨寇皆殄魏晉以下理少亂多今咸秦陵廟在焉勝兵計數十萬海内財力雲奔風趨倘議遷都得非蹙國斯乃示弱天下何以統臨四方洛陽地瘠彫敝尤甚萬乘所止千官畢臻樵牧難資藁秸難贍又無百二之固慮啟姦凶之心豈得舍安而就危棄大而從小也漢高初平項羽將宅洛師婁敬請居關中張良贊成其計田肯稱賀方策備存武德中突厥牙帳在於河曲數十萬騎

將過原州時以傷夷未平財力且乏百辟震恐皆請
遷都山南太宗獻計固爭方止永安宗社實頼聖謨
議者又曰洛陽四戰之地既為不可蒲坂虞舜舊國
表裏山河江陵亦嘗設都控壓呉蜀寧不堪居答曰
蒲坂土瘠人貧困竭甚於洛邑江陵本非要害梁主
數歲國亡夫臨制萬國尤惜大勢秦川是天下之上
腴關中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於兹若居之
則勢大而威遠舍之則勢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

搖未可輕議

僖昭之時乘輿屢出

舊唐書僖宗紀曰光啓元年十二月沙陀逼京師田令孜奉帝出幸鳳翔初黄巢據京師九衢三内宫室宛然及諸道兵破賊爭貨相攻縱火宫室居市閭里十焚六七賊平之後令京兆尹王徽補葺至是亂兵復焚宫闕蕭條鞠為茂草矣

新唐書朱朴傳曰昭宗時朴為國子博士上書議遷

都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
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
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宫闕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
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髙祖太
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海輿
鳯林為之關南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
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
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巳

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
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
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
人心彊愎狼戾不可以都唯襄鄧實居中原人心質
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
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
趙匡凝傳曰匡凝南山東道節度使天祐元年封楚
王時諸道不上供唯匡凝歲貢賦天子又曰昭宗嘗

有意都襄陽依匡凝以自全

昭宗天祐元年春正月壬戌朱全忠逼帝幸東都夏閏四月甲辰車駕至東都

舊唐書昭宗紀曰乾寧四年七月丙申上幸華州九月己卯朔汴州朱全忠河南尹張全義諸關東諸侯俱上言秦中有災請車駕還都洛陽全忠全義言臣已表率諸藩繕治洛陽宮室優詔答之天祐元年正月己酉全忠帥師屯河中遣牙將寇彦卿奉表請車

駕遷都洛陽全忠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徹屋木自
渭浮河而下連甍號哭月餘不息秦人大罵於路曰
國賊崔允召朱温傾覆社稷俾我及此天乎天乎丁
巳車駕發京師癸亥次陝州閏四月丁酉車駕發陝
州甲辰至東都由徽安門入是日大風雨跬步不辨
物色日暝少止上謁太廟禮畢還宫御正殿宣勞從
官衛士受賀乙巳上御光政門大赦制曰乃睠中州
便侯伯會朝之路運逢百六順古今禳避之宜况建

舊京我家二宅轘轅通其左郟鄏引其前周平王之
東遷更延姬祚漢光武之定業克茂劉宗肇葺新都
祈天永命皆因否運復啟昌期或西避於戎狄或載
殲於妖孽朕遭家不造布德不明十載以來三罹播
越亦屬災纏泰雍叛起邠岐始幸石門以避衛兵之
亂載遷華嶽仍驚畿邑之侵憂危則矢及車輿陵脇
則火延宮廟迨至逆連宮豎搆結姦凶致劉季述幽
朕於下宮韓全誨刼予於右輔莫非兵圍內殿焰更九

重皆思假武以容身唯效指鹿而威衆矯宣天憲欺
滅外藩行書詔以任情欲忠良之獲罪雖羣方岳牧
協力匡扶拘戎律於阻脩報朝恩而隅越副元帥梁
王全忠以兼鎮近輔總兵四藩遠赴岐陽躬迎大駕
辛勤百戰盡勦凶渠營野三年竟迴鑾輅咸鐫載新
其宫闕讓珪絶類於闔徒方崇再造之功以正中興
之運又邠岐結釁巴蜀連兵上負國恩下聯隣好焚
宫烈火更延爇於親鄰却駕凶鋒復延侵於禁苑抑

又太乙游處併集六宮罰星熒惑久躔東井元象薦災於秦分地形無過於洛陽爰有一二蓋臣洎四方同志端心王室共誓嘉謀魏鎮定燕航大河而畢至陳徐潞蔡輦巨軸以皆來披荊棘而立朝庭剗灰燼而化輪奐左郊祧而右社稷肅爾崇嚴前廣殿而後重廊翬然華邃公卿僉議龜筮協從甲子今年孟夏初吉備法駕而離分陜列百官而入洛郊觀此殷繁良多嘉慰謝罪太廟憂惕驚懷登御端門軫惻興感

葢以一人寡佑致萬姓靡寧工役艱疲忠良盡瘁克建再遷之業冀延八百之基宜覃涣汗之恩俟此雍熙之慶滌瑕盪垢咸與維新可大赦天下改天復四年為天祐元年於戲肆眚閶闔即安宮闈雖九廟几筵已閟於新室而諸陵松栢遥隔於舊都將務乂寧難中繼慕文武百辟執事具僚從我千里而來端爾一心涖政思覃既往効責從新方當開國之初必舉慢官之罰

五代史冦彥卿傳曰初太祖朱全忠偽號梁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於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為栰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温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徬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

資治通鑑曰正月丁巳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彦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老幼襁屬月餘不絶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為御營使毁長安宫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

梁太祖開平元年夏四月戊辰以汴州為開封府建東都以唐東都為西都廢西京為雍州佑國軍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夏四月己巳以興唐府建東京太原府建西京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冬十一月乙巳罷北都為鎮州成德軍以太原為北都　丙辰復汴州為宣武軍　辛酉復西京京兆府

三年春三月辛酉改東京為鄴都以洛京為東都

明宗天成四年夏六月戊申罷鄴都

晉高祖天福三年冬十月庚辰復以汴州為東京洛陽為西京以西京為雍州晉昌軍　十一月辛亥復鄴都

周高祖顯徳元年春正月戊寅罷鄴都

世宗顯徳三年春正月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民十餘萬築大興外城

宋太祖受周禪都東京

開寶元年春正月甲午增治京城

王應麟地理通釋曰太祖生於洛陽有遷都之意晉王言非便太祖曰朕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固而去冗兵王又言在徳不在險太祖曰不出百年天下民

力殫矣

真宗景德三年春二月甲申以宋州為應天府

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建應天府為南京

仁宗慶歴二年夏五月建大名府為北京

宋史范仲淹傳曰時吕夷簡執政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宫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濶之論也仲淹乃為四論以獻

呂夷簡傳曰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虚聲耳不若脩洛陽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復渡河雖高城深池何足恃耶乃建北都

神宗熙寧八年秋八月庚戌發河北京東兵及監牧卒脩都城

徽宗政和六年春二月庚寅廣京城
高宗建炎元年夏五月庚寅朔即位於南京應天府
紹興元年冬十一月戊戌詔駐蹕臨安
二年春正月巳未脩臨安城
宋史陳亮傳曰淳熙五年亮詣闕上書曰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

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彰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

鼇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齊争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

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襄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頼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吕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襄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為强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髙氏獨常臣事諸侯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産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

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争衡於中國矣是以形勢消長之

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宫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寛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

遼初國號曰契丹居潢水之上名曰西樓

太祖神冊三年春二月癸亥城皇都

四年春二月丙辰脩遼陽故城以漢民渤海户實之改為東平郡

太宗天顯三年冬十二月升東平郡為南京

會同元年冬十一月晉遣趙瑩奉表來賀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嬀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并圖籍來獻於是詔以皇都為上京府曰臨潢升幽州為南京南京為東京

聖宗統和二十五年春正月建中都

興宗重熙十三年十一月丁卯改雲州為西京

金之先在混同江長白山至獻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為碩訥格爾碩訥格爾者漢語居室也自此遂定於按出虎水之側太祖建國稱京師

熙宗天眷元年秋八月以京師為上京府曰會寧舊上京為北京

海陵天德三年春三月壬辰詔廣燕城建宮室夏四月

丙午詔遷都燕京

貞元元年春三月辛亥至燕京乙卯改燕京為中都府曰大興汴京為南京中京為北京

正隆二年秋八月甲寅罷上京留守司　冬十月壬寅命會寧府毁舊宫殿諸大族第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種之

金史海陵本紀曰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稱為國中者以違制論

三年冬十一月詔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徽營建
南京宮室
六年夏六月癸亥至南京
世宗大定十三年秋七月庚子復以會寧府為上京
宣宗貞祐二年秋七月遷都南京
金史完顔額爾克傳曰初宣宗議遷都朝臣謂可遷河
中河中背負關陜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
臺以為右翼前有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

輕入應三鎮近縣之民皆聚之山寨敵至則為晝攻夜刦之計屯重軍中條則行在有萬全之固矣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又無宮室不及汴梁議遂寢

撒合輦傳曰宣宗改河南府為金昌府號中京又擬少室山頂為御營命伊喇聶赫築之

元初國號曰蒙古太祖始即位於諤諾河之源十五年

建都和林

元史地理志曰和寧路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喇和林

河因以名城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諸郡建都於此前後五朝都焉

世祖以憲宗六年春三月命僧子聰後名劉秉忠卜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城開平府經營宮室

中統四年五月戊子陞開平府為上都

至元元年八月乙卯改燕京為中都

四年春正月城中都始建宗廟宮室

九年春二月壬辰改中都為大都

元史劉秉忠傳曰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水東灤水北建城郭於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

二十年夏六月發軍完大都城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何均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三

崑山顧炎武撰

關中一

周

春秋傳曰昭公四年楚椒舉對靈王曰康有酆宮之朝

注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如是朝諸侯

詩文王有聲箋曰文王作邑于豐立宮室

括地志曰豐宫文王宫也在雍州鄠縣東三十五里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三輔黄圖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又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

司馬法曰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淮南子曰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

春秋傳曰僖公十五年秦獲晉侯乃舍諸靈臺注在京北鄠縣

周之故臺括地志曰辟雍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

水經注曰豐水北經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為辟雍靈沼

詩正義引鄭元說辟雍及靈臺靈囿靈沼皆同處在郊

括地志曰靈臺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

詩靈臺曰於論鼓鐘於樂辟廱辟廱文王之學曰水旋丘如璧廱辟廱以節觀者正義曰水旋丘如璧圓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土之高者曰丘此水內之地未

必高于水外止謂水下而地高故以丘言之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　大戴禮曰明堂外水曰辟廱　白虎通曰璧者象璧圓以法天廱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武王之學　王制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

史記封禪書曰豐滈者天子辟池索隱曰即周天子辟廱之地　正義曰周文王豐鄗皆置辟廱故泰立祠

三輔黄圖曰文王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亦曰璧廱

淮南子曰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

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著猶圖也

樂記曰武王克殷祀于明堂而民知孝

詩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註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周公祀上帝于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

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上聲去聲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

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先代反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周書明堂解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戸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左為左个右為右个

大戴禮曰明堂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赤綴

戸也白綴牖也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戸三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宫柱名蒿宫也

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牕四闥布政之宫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牕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戸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漢書應劭注作三十六旬七十二候

竹書紀年曰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
九年築春宮
十四年五月作范宮
十五年作重璧臺
春秋傳昭公十二年楚右尹子革對靈王曰王是以獲
没于祇宮 謂周穆王
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其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長樂劉氏曰南山鎬京之陽東南之山也

漢書劉向傳曰宣王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

秦

漢書地理志曰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其界自宏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為舜朕虞養育

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為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騮綠耳之乘幸于穆王封于趙城故更為趙氏後有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絶迺封為附庸邑之于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元孫氏為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古通用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洛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郊酆之地師古曰郊亦岐字列為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為境十餘世孝公用商鞅制轅田開

阡陌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阬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太王遷郊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師古曰言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故云陸海腴之下肥曰腴故取喻云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

涇水漑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于諸陵師古曰訾與貲同蓋亦以强幹弱支師古曰謂京師為幹四方為支非獨以奉山園也是故五方襍厝晉灼曰厝古錯字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倣效羞不相及嫁娶尤

崇侈靡送死過度

又曰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吳札觀樂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師古曰夫夏中國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史記年表曰襄公八年始立西畤祠白帝索隱曰畤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

本紀曰文公元年居西垂宫

十年初為鄜畤索隱曰鄜音敷地名後為縣屬馮翊

封禪書曰秦文公夢黄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索隱引鄭衆注周禮曰平下曰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明神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與諸祠皆聚云蓋黄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索隱引鄭衆注周禮曰搢讀曰荐謂進而置于紳帶之間

年表曰十九年作祠陳寶

封禪書曰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也索隱曰云語辭也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臣瓚曰殷聲也以一牢祀命曰陳寶正義曰三秦記云太白山西有陳倉山山上有石雞括地志云陳倉山在岐州陳倉縣南又云寶雞神祠在漢陳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東

本紀曰武公元年居平陽封宫正義曰宫在岐州平陽城内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宫正義曰括地志云岐州雍縣南七里故雍城秦德公大鄭宫城也

宣公四年作密畤正義曰漢有五畤在岐州雍縣南鄜畤吳陽上畤下畤密畤北畤

封禪書曰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

始皇本紀曰康公共恭同公居雍高寢桓公居雍太寢景公居雍高寢躁公居受寢

年表曰靈公三年作上下畤

封禪書曰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索隱曰吳陽地名蓋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吳陽武畤今蓋因武畤又作上下畤以祭黃帝炎帝

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畦各一土封按本文明言作畦畤櫟陽不當在隴西也又以上諸畤皆在雍孝公徙治櫟陽適有雨金之瑞故即其所都之地作之安得遠立祠于隴西哉

本紀曰獻公二年城櫟陽史記正義曰櫟陽故城在雍州東北百二十里　又曰括地志云櫟陽故宮在雄陽縣北三十五里秦獻公所造　三輔黃圖云高祖都長安未有宮室居櫟陽宮

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

始皇本紀曰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為

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宮庭中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一十二人見于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謝承後漢書曰銅人翁仲其名也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漢書郊祀志云甘露元年夏建章未央長樂宮鐘簴銅人皆生毛長一寸許時以為美祥魏志董卓傳云悉椎破銅人鐘簴及壞五銖錢更鑄小錢關中記云董卓壞銅人十餘枚徙清明門裏魏明帝欲將詣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後石虎徙之鄴苻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戸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正義曰今咸陽縣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

以東至涇渭正義曰雍門在今岐州雍縣東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索隱曰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天官書曰中宮曰天極是也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應劭曰謂於馳道外築牆天子於中行外人不見甬音勇

三十五年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正義曰房曰郎反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

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一十四里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是阿房宮城東面也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索隱曰天官書云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絶漢抵營室曰閣道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索隱曰此以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房高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乃分作阿

房宫或作麗麗與驪同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寫輸也計宫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二世元年東行郡縣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宫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正義曰謂出土為陵既成還復其土故云復土酈山事大畢令釋阿房宫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宫

水經注曰關中記曰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

又曰鎬水逕磁石門西門在阿房南悉以磁石為之故專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脅止以示神故亦曰却胡門也

漢書賈山傳曰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鼓鐘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殿高數十仭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于此使

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

漢書地理志曰右扶風雍秦惠公都之有橐泉宮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史記正義曰祈年宮在岐州西故城內）棫陽宮昭王起（在岐州扶風縣東北）

鄠有萯陽宮秦文王起（亦在倍陽漢書東方朔傳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萯陽也其音同耳在今鄠縣西南二十三里）

陳倉有羽陽宮秦武王起

盩厔有長陽宮有射熊館秦昭王起

好畤有梁山宮始皇起史記三十五年幸梁山宮

虢有虢宮秦宣太后起在今岐州虢縣界

美陽有高泉宮秦宣太后起

三輔黃圖曰西垂宮見上

平陽封宮見上

蘄年宮秦穆公所造漢志作惠公

橐泉宮皇覽曰秦穆公冢在橐宮祈年觀下

步高宮在新豐縣亦名市丘城

步壽宫在新豐縣步高宫西

萯陽宫見上

棫陽宫見上

虢宫見上

信宫亦曰咸陽宫始皇窮極奢侈築咸陽宫因北阪營殿端門四達以制紫宫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横橋南渡以法牽牛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橋之南北有隄繳立

石柱水經注曰橋南京兆立之柱北馮翊立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離宮别舘彌山跨谷輦道相屬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宫人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徧

朝宫始皇營朝宫于渭南上林苑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高三丈鐘小者皆容千石也銷鋒鏑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于宫門坐高三丈銘其後曰皇

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大五丈足跡六尺銘李斯篆蒙恬書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宮規恢三百餘里閣道通酈山八十餘里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絡樊川以為池作阿房前殿以木蘭為梁以磁石為門

興樂宮秦始皇造見上

鐘宮在鄠縣東北二十五里始皇收天下兵銷為鐘鐻

此或其處也

蘭池宮史記始皇三十一年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漢書渭城縣有蘭池宮正義曰括地志云蘭池陂即古之蘭池咸陽縣界秦記云始皇引渭水為池築為蓬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李善文選注咸陽縣東南三十里周氏陂陂南一里有漢蘭池宮

梁山宮在好畤界古云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即此

望夷宮在涇陽縣界長平觀東北臨涇水以望北夷因以為名史記二世乃齋于望夷宮張晏曰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

處是也

林光宫二世所造從廣各五里在雲陽縣界

雲閣二世所造起雲閣欲與南山齊

咸陽故城在今咸陽東二十里自孝公至二世並都此城

馳道案秦始皇本紀二十七年治馳道註曰天子道也蔡邕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濵

海之觀畢至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漢令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不如令没入其車馬

漢書鄒陽傳曰秦倚曲臺之宫懸衡天下

韓非子曰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

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三